

現代佛學
大系

45

五
卷
書

彌勒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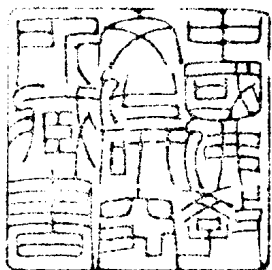
000138

現代佛學大系45

印度傳統文學名著

五卷書

羨林 譯



彌勒出版社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

現代佛學大系 45

(全套六十冊，恕不分售)

■定價：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整

■全書主編：藍吉富

■本書譯者：羨林

■發行所：彌勒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自由街22號三樓

電話：(〇二)九一一七九三七

郵撥：151566號「彌勒出版社」帳戶

■發行人：藍吉富

■印刷所：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

行政院
新聞局
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七號

再版後記（節錄）

【五卷書】漢譯本第一版於一九五九年出版，到現在已經整整二十年了。原來寫過一篇序，水準不高。但也說明了一些問題。現在再版時，我打算把它保留下來。在過去二十年中，我忙於一些別的工作。……因此，我對於【五卷書】想得不多，也沒有很多時間去想。但是，究竟已經過去了二十年，在我一生中佔了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，我對這本書不可能沒有一些新的看法，不管多麼膚淺，畢竟是新的看法。我現在就用寫後記的辦法把這些想法寫了出來。這樣，對於讀者，特別是對印度古代文學比較陌生的讀者，也許會有些用處。

在這裏，我想談下面幾個問題：一、時代背景；二、印度古代文藝發展的道路；三、語言；四、思想內容；五、結構的特色。

一、時代背景

這一部書在印度有很多傳本，產生於不同的時代；因此，我們無法說它究竟產生於什麼時代。有

一些梵語文學史上，明確地說，它寫成於某一個時代，這不是全面完整的說法。如果把印度古代梵語文學分爲吠陀時期（公元前十五世紀至五世紀），史詩時期（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後三、四世紀）和古典梵語文學時期（公元一世紀到十二世紀）這樣三個時期的話，那麼【五卷書】的組織編纂時期幾乎貫串了整個古典梵語文學時期。外國不少的學者，比如德國的赫特爾（Hertel）和美國的愛哲頓（F. Edgerton）對【五卷書】加以細緻的分析，企圖找出其中的原始成份和後來竄入的成份，做出了一些成績。這樣的工作對於我們理解本書形成的過程是有用處的。但是我們在這裏不想涉及那樣的問題。

在印度歷史上，古典梵語文學時期屬於哪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呢？換句話說，【五卷書】的形成時期，社會是什麼樣的性質呢？我們不可能在這裏仔細討論這個問題。我只簡單地說一句：這一時期的印度社會性質是封建社會……從公元前五世紀起，封建社會一萌芽，商人的作用就日趨顯著，許多新興的宗教，比如佛教和耆那教所代表的利益中就有着商人的利益在。宗教與商業在印度一向有着極其密切的聯繫。釋迦牟尼本人就同商人有密切聯繫。巴利文【本生經】裏面講到商人的地方非常多。印度學者高善必（D. D. Kosambi）因此就說【本生經】充滿了「商人的環境」，這是抓到了問題的實質的。到了古典梵語文學時期，商人與手工業者，同種姓制度更加密切地聯繫了起來，他們有了自己的種姓。這時種姓制度名義沒有變，內容却有了變化，從顏色（varna）向家庭出身（jāti）的演變更加明確。婆羅門不一定都是祭司。刹帝利不一定都

當國王、武士，有一些人是徒有其名的。吠舍分化得更厲害，有的書上連吠舍這個名稱都不見了。商人、農民、手工業者，都屬於吠舍。首陀羅地位更爲下降，降入社會底層。但有的首陀羅也能升爲國王。玄奘【大唐西域記】裏就有這種記載。城市經濟發展繁榮，統治階級日益腐化。城市中的居民，包括商人和手工業者在內，日子並不好過。商人的任務就是貿遷有無，經常在外面奔波。他們一方面受國王的壓迫盤剝，一方面又受到陸路水路盜賊和風濤的威脅，所謂商人入海採寶的故事，就是這種情況的一種反映。他們必須結伴，才能戰勝困難，達到發財致富的目的。

以上這些情況，【五卷書】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。這書裏面故事的主人公，動物形像佔一多半，人物形像佔一少半。國王、商人、婆羅門、出家人都有。至於那些動物，實際上也是人的化身，他們的思想感情也就是人的思想感情。

商人和其他城市居民受到壓迫，那麼國王怎樣呢？

整個一部印度歷史，幾乎從來沒有過一個統一的大帝國。公元前四至二世紀的孔雀王朝，特別是三世紀的阿育王；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後二世紀的貴霜王朝，特別是大約生在公元後的迦膩色迦王；公元後四世紀至三世紀的笈多王朝，七世紀中葉的戒日王，雖然都號稱大皇帝，但都沒有真正統一過全印度，至多不過在北印度稱王稱霸，勢力不同程度地達到中印度、南印度而已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在整個古典梵語文學時期，印度，特別是北印度，是小國林立，互相攻伐，民不聊生，商業受阻。從很早的時代起，印度人民，其中包括商人，就有一個強烈的統一的願望。佛教經典中經常提到的所

謂轉輪聖王實際上就是這種願望的表現。只有在一個統一的帝國的統治下，買賣才好做，日子才好過。但是這種願望始終只是一個願望，從來也沒有實現過。玄奘在【大唐西域記】卷二中說：「君王奕世，惟利帝利。篡弑時起，異姓稱尊。國之戰士，驍雄畢選，子父傳業，遂窮兵衛。」這就是當時的情況，這是一種動蕩不安，危機四伏的局面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小國國王的日子也是並不好過的。他們在自己國家以內，是統治階層……被壓迫者。有時候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突然崛起，或者一些小國結成聯盟，倚靠武力，侵略別國。這時候，某一個國家就會受到威脅，勢非同別國聯合不可。只要想一想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時代，比如戰國、秦漢之際，三國，南北朝等等分崩離析、大動干戈的時期，就會很容易理解當時印度的情況。中國戰國時期，出了蘇秦、張儀一些人物，主張什麼合縱連橫，互相勾心鬪角。三國時代，諸葛亮周瑜也要聯合抗曹。理解了這種情況，我們就會很容易理解【五卷書】為什麼會成爲王子的教科書。這些公子王孫，同商人、手工業者等等一般老百姓一樣，有時候也會變成弱者，需要聯合起來，才能克敵制勝。【五卷書】一開始就講到，一個國王生了三個笨得要命的兒子，對讀書毫無興趣，當然對治理國家，抵御外侮也不會有什麼本領。一個大臣想出辦法，讓一個婆羅門編成了這一部書，教育王子。這決不是隨便說說，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情況。

二、印度古代文藝發展的道路

從印度文藝發展的階段來看，【五卷書】也有其特殊的意義。

同其他國家的文學史一樣，印度古代文學的發展明顯地可以看出有兩條道路：

(一)婆羅門祭司的文學，也就是統治者的文學；

(二)民間文學。

(一)婆羅門祭司在印度古代是壟斷文化知識的社會階層，同中國古代的巫、史、卜、祝相似，只是後者的作用現在我們研究得還不充分，有待於進一步去闡明和探討。印度古代的婆羅門宣傳婆羅門第一，祭祀至上，宣傳布施有福，靠爲酋長、國王當帝師，舉行祭典謀取利養。從【梨俱吠陀】起，經過梵書、森林書、奧義書、經書，一直到【摩訶婆羅多】和【羅摩衍那】兩部大史詩，以及後來的敘事詩和戲劇，這些典籍多半出自婆羅門之手，其中人物多半是上層人物，神仙、仙人、帝王、將相、公主、僧侶等等。後來的詩、劇和小說，題材多半是陳陳相因，互相抄襲，材料來源多半是兩大史詩，幾乎沒有什麼新東西，體裁是莊重典雅，詩歌散文，都是這樣。據說印度近代大詩人泰戈爾，除了【沙恭達羅】以外，不喜歡其他梵語文學作品。這事雖然難免有點偏激，但是不能說是沒有一點理由的。

二、民間文學是老百姓創造的。其中包括寓言、童話、笑話和小故事等等。寓言總包含着一個教訓，以達到教育的目的。童話重在使人怡悅。笑話則只使人開心，或則縱聲大笑，或則會心微笑，其中有時也包含一些諷刺或教訓。至於小故事則內容各有不同，可以包含以上幾個方面。神話有一些也是民間創造的。它總是迫切要求認識什麼東西，是爲了滿足宗教的需要的。

上面這些不同文學體裁，主人公有動物，也有人。人物多半是農民、手工業者、商人、藝人、流氓、小偷、偽善的婆羅門、妓女等等。這些文學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，這就是，它們決不陳陳相因，而是充滿了創造性，洋溢着活力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如長江大河，源源不絕。世界各國人民古代都或多或少地在這方面有所創造，但是印度人民最爲突出。

上面講到印度古代文藝發展的兩條道路。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，這兩類的文學作品不可能完全全地保持着自己的純潔性、涇渭分明，毫不相混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能想像的。在第一類文學作品中間或也吸收一些民間文學的成果，比如寓言、童話等等。但是，總起來看，在印度人民心目中，這兩者是很不相同的。比如在舉行馬祠的準備祭祀（Pariplava）中，在舉行葬禮之後以及其他一些場合，照例要講一些故事的。在中國古代某一些地區，也有類似的風俗。故事是通過和尚念經的方式講出來的。唐代的一些變文，我懷疑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寫出來的。中國這種習俗是否與印度有一些聯繫呢？我看是值得研究的。在印度，在上面講到的那些情況下，要講述的故事不是寓言、童話等等，而是歷史（Itihāsa）和古事記（Purāṇa），這些都是典雅莊重道貌岸然的東西。但是，在另外一些祭典之後，講的却不是歷史和古事記，而是寓言、童話、小故事等等，比如在像鼻神第四日祭（

Ganesa Caturthi vrata) 之後。這種祭典是一種農業祭，在婆達羅月 (Bhadra, 八、九月) 的第四天舉行。(參看查多帕底雅耶，【順世外道】(D. Chattopa ghyaya, Lokayata) 第 1131—1135 頁) 這是人民的，特別是農民的祭典，同酋長、國王舉行的馬祠完全是兩碼事。因而講述的故事也是兩種完全對立的東西。在國王舉行的祭典上，講述的東西屬於第一個發展道路；在農民舉行的祭典上，講述的東西則屬於第二個發展道路。這真可以說是涇渭分明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。

從整個印度文學史上來看，總是第一條發展道路抄襲第二條發展道路，而決不是倒轉過來。所謂抄襲，是指題材和體裁兩個方面。屬於第一條發展道路的那一些文學作品，剛從民間文學抄襲來的時候，還有一些清新之意，有一些活力。但是積雲既久，死氣斯生。於是又要到民間文學中去搜尋、去抄襲。如果把民間文學比做源的話，婆羅門正統文學只能算是流。這種周而復始的發展，在印度文學史上是表現得很明顯的。我看，這種現象也並不限於印度。世界文學史上恐怕也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證。這可以說是一個普遍的規律。但這並不是說，屬於第一條發展道路的文學除了抄襲模擬之外，就毫無價值。不，事情不是這個樣子。這種廟堂文學也是有發展過程的。它能把民間來的東西精緻化、複雜化，達到富麗堂皇的程度，特別是在形式方面更是如此。就拿中國文學作一個例子吧。在這裏，我們可以發現同樣的現象。比如詞，大家都承認，這種體裁最初源於民間。後來被文人學士抄了來，加以改造，使之日臻完美。但是等到形式上美妙絕倫、五彩繽紛的時候，它就已走上自己的反面，非另起爐灶不可了。

從印度文學史的發展來看，【五卷書】的內容基本上屬於第二條道路。但從語言上來看，它又屬於第一條道路。它是由婆羅門加工的。其中許多不健康的東西，是同這種情況分不開的。

三、語 言

我現在就談一談【五卷書】的語言問題。

【五卷書】現在流傳的本子是用梵語寫成的。

梵語是一種什麼樣的語言呢？到現在還沒有定論。但是從種種方面來看，它大概從來不是一種口頭使用的語言。印度學者查多帕底雅耶在他所著的【順世外道】中說，梵語是游牧民族統治者的語言。這是從研究印度古代社會學的角度上提出來的。吠陀語同梵語差不多，只是語法變化更加複雜而已。至於梵書、森林書、奧義書、經書和史詩的語言，同古典梵語差別更小。廣義地說，都使用的是梵語。這些著作都產生在公元前。兩部史詩雖然在公元後才編訂成現在這個樣子，基本組成部分仍成於公元前。但是公元前三世紀的阿育王時代，官方語言却不是梵語，而是一種俗語，叫做古代半摩揭陀語。一直到公元後四世紀開始的笈多王朝，官方語言才又採用了梵語。同時文學著作用梵語寫成的也佔了壟斷的地位，有人稱之為梵語的復興，這與婆羅門教的復興是密切相聯繫的。

【五卷書】的顯材我們上面已經談到是來自民間文學，但語言却採用梵語，這一方面是順應時代潮流，在這個時代連堅決反對梵語的佛教也使用了梵語，其他可想而知。另一方面也說明，【五卷書

【使用梵語，就意味着脫離了一般的老百姓。城市平民、商人、手工業者恐怕是很難掌握這種語言的，鄉下的農民就更不必說了。所以我說，這一部書主要是爲王子而設的，作爲城市平民的世故教科書是附帶的。約在五七〇年，【五卷書】被譯爲巴列維文和敘利亞文。由巴列維文譯本轉譯成了阿拉伯文，名叫【卡里來和笛木乃】。從這個阿文譯本直接地和間接地產生了大量歐亞各國語言的譯本，傳遍全世界。這個阿文譯本也強調這一本書是對王子進行教育的。阿文譯本本身以及以阿文爲基礎的那許多譯本，不存在像在印度那樣的語言問題，它容易爲廣大讀者所接受，不管是什麼人，都能從中學到一些知識和世故；故事本身又能使他們感到新奇、生動、有異域情調。因此，【五卷書】就流行全世界了。

四、思想內容

在印度，【五卷書】被認爲是一部 *Nitiśāstra*，意譯是正道論。*Niti* 這個字用別的文字來翻譯很困難，可以譯爲「正道」或「世故」或「治理國家的智慧」。總之是一部教人世故和學習治國安邦的教科書。它的前提是，人們不避世成爲仙人，而是暫在人類社會中。用最大的力量獲取生命的快樂。

我們先看一看【五卷書】的內容。第一卷叫做【朋友的分裂】，第二卷叫做【朋友的獲得】，第三卷叫做【烏鴉和貓頭鷹從事於和平與戰爭等等】，第四卷叫做【已經得到的東西的喪失】，第五卷

叫做【不思而行】。這五卷書都與世故和治術有關。這些卷有的直接講到國王和國家大事。就是那些內容沒有講到國王和國家大計的，仍然可以為國王和王子所用，他們從裏面也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訓。因此，我認為，正如本書中所着重指出的那樣，它原來是作為王子的教科書而編寫的。同時對平民也有很大的教育意義。至於作為主人公的那些黃牛、獅子、老虎、豺狼、猴子、烏鴉、貓頭鷹、老鼠、烏龜、鴿子、鱷魚等等鳥獸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樣，不過是人的化身而已。

第一卷以牛同獅子交朋友，獅子的大臣、兩個豺狼被疏遠為主題，談到絕交的問題。國與國之間，人與人之間，絕交的事情是常常可以遇到的。一直到今天也毫不例外。一個國王，一個平民，都需要有一套辦法來對待這種常見的現象。

第二卷講的是結交朋友，是第一卷的對立面，是一個國王和一個平民也常常遇到的問題。這一卷的骨幹故事是烏鴉、老鼠、烏龜和鹿，結成朋友，共度危難。弱者只要團結起來，同心協力，就能戰勝獵人這一個強者。這一卷在本書中是非常重要的，換句話說，它表達了本書的中心思想。

第三卷的骨幹故事是國家大事。貓頭鷹和烏鴉兩族結怨，烏鴉大臣詐降，結果貓頭鷹的老巢被焚，烏鴉得勝。這一整卷的目的是教訓人們：不要輕信敵人。這樣的教訓，對國王，對平民，都是有用的。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，拿這個做主題思想的比比皆是。只要想一想古代希臘的特洛伊木馬和中國【三國演義】的赤壁之戰，就會一清二楚了。

第四卷的骨幹故事，是海怪與猴子交友，海怪變心，猴子以計脫險的故事。這是從另一個角度講

交友之道。交朋友要提防朋友變心，一旦變心要使用妙計脫險。這同樣既適用於國王，也適用於一般平民。在國家大事和人民的生活中是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的。因此，這種故事有普遍的教育意義。

第五卷主要的教訓是追求發財，但不要過於貪得無厭，否則就會受禍。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世故。世界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教導。中國這類的教導更多，比如人們口語中的「人心不足蛇吞象」，古典典故「巴蛇吞象」等等，都是告誡人們，追求財富是可以的，無可非議的，但要適可而止，不要過於貪婪。

統觀這五卷的內容，主要是教給王子和人民一些治世處人之道。中心思想就是我們在上面說到的那幾點。這本書並不像其他一些書一樣，比如佛教或印度教或其他教派的書，大肆宣揚追求宗教功德。它赤裸裸地宣傳追求物質福利，追求生活享受。

至於如何達到追求利、愛的目的，達到自己安全的目的，手段是可以隨意採用的。只顧目的，不擇手段（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）可以說是本書的座右銘。古代印度從很早的時候起，就形成了一整套治世爲王、待人接物的教條。印度那種煩瑣的喜歡搬弄數目字的作風，在這裡也表現了出來。平常總是說有多少多少種類或部門（varga）。在大史詩【羅摩衍那】第二篇【阿逾陀篇】裏，婆羅多到森林裏去找羅摩，羅摩關心自己的國家，對他弟弟說了一大套治國安邦的要求，什麼十varga，四varga，五varga，七varga，八varga等等。這些東西在精校本中大半被刪掉了，只留下很少一部分。在同書第四篇【猴國篇】中，哈奴曼講到猴國太子鴛伽陀時，認爲他有人君的品質，

其中包括八個部分大智，四種力量和十四種優秀品質（四·五三·二）所謂四種力量或四種手段指的是：一，執法公正；二，施捨；三，分裂（敵人）或分而治之；四，懲罰。這同上面說的四個 varga 是一碼事，後來印度書中常見的所謂四種手段（upāya）指的是：一，挑撥；二，談判；三，賄賂；四，公開攻擊。內容有一部分同四個 varga 差不多。

把上面歸納起來，就是我們上面談到的那一點。爲了達到追求福利的目的，需要一些辦法或手段，所有這些數字表明的都是辦法和手段。在整個印度古典梵語文學時代，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追求人生三要中的利（artha），這是當時整個時代的潮流，其他的文學作品也莫不皆然。在整個古典梵語文學時期，僑祇釐耶（Kautilya）的理論有着很大的影響。他的【利論】（Arthaśāstra）赤裸裸地提倡用詐術，用騙術，用間諜，用密探。這裡根本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問題。這些做法好像都是道德的，無可非議的。他甚至勸人主利用宗教，助長迷信，以達到有利於國家的目的，爲國家增添財富。他還鼓吹人主用秘密懲罰（upāmsudandā）來除掉政敵（kañhakaśodhana）。對於部落人民，他更是主張不擇手段地打入他們的社會，進行挑撥離間、分化瓦解，破壞他們的生產和生活，最終使他們歸化或被消滅。他這種學說流行於整個這一時期。約生於七世紀下半葉至八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家檀丁（Daṇḍin），在他的著作裏，特別是在他的名著【十王子傳】裏，也提倡差不多的東西。他認爲，什麼倫理和道德，在影響國家利益時，可以根本置之不理。查多帕底雅那（【順世外道】第三〇頁）講到印度古代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立的時候，說那不是什麼孤立的詭辯學者的無謂的論辯，而是兩

種文化的互相撞擊，一種宣揚上帝、天堂和不朽，爲了達到這個目的，必須舉行吠陀祭祀；另一種代表人民的觀點，保衛人民自己的物質利益。

.....

另外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誣蔑婦女。這在別的國家，在父權制的社會裏，是一件十分流行的想法和作法。但是在印度，還有其特殊的、只適用於印度的原因。據查多帕底雅耶的分析，在印度，誣蔑婦女主要是出於婆羅門的偏見。有人主張在早期吠陀時期，還沒有後世那種歧視婦女、迫害婦女的舉世聞名的寡婦自焚殉夫的制度，因此那時候的婦女社會地位還是比較高的，甚至是值得羨慕的。但是查多帕底雅耶不同意這種看法，因爲它不符合事實。在吠陀本集中可以找到一些證據，確有寡婦同丈夫的屍體共同被焚燒的事情。【梨俱吠陀】和【阿闍婆吠陀】中都可以找到。在吠陀本集中還可以找出很多地方，證明婦女的處境並不那麼美妙，那麼理想。比如【黑夜柔吠陀】的【彌特羅耶尼本集】（*Maitrāyaṇi Samhitā*）就認爲婦女是不忠誠的，不老實的。【推提利耶本集】（*Taittirīya Samhitā*）說好女不如壞男子。【卡他恰本集】（*Kāthaka Samhitā*）說婦女在夜間誘騙自己的丈夫，向他索要東西。在吠陀社會裏，當時人民的經濟生活是游牧的，這就決定了它必然是夫權制，婆羅門正是這種社會制度的產物，他們是這種制度的鼓吹者，因而他們必然會歧視婦女。這是客觀情況所決定的，是他們的經濟生活所決定的，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。如果我們說【五卷書】中誣蔑、歧視婦女的那種思想也是婆羅門加工的結果，恐怕是沒有法子否認的。

五、結構的特色

在藝術特色方面，【五卷書】最惹人注意的是整部書的結構。德國學者稱之爲「連串插入式」(Einschachtelung)。意思就是，全書有一個總故事，貫穿始終。每一卷各有一個骨幹故事，貫穿全卷。這好像是一個大樹幹。然後把許多大故事一一插進來，這好像是大樹幹上的粗枝。這些大故事中又套上許多中、小故事，這好像是大樹粗枝上的細枝條。就這樣，大故事套中故事，中故事又套小故事，錯綜複雜，鑲嵌穿插，形成了一個像迷樓似的結構。從大處看是渾然一體。從小處看，稍不留意，就容易失掉故事的線索。把【五卷書】的結構具體地分析一下，情況大概是這樣的。全書的骨幹故事就是婆羅門教育王子。貫穿第一卷的故事是公牛珊時縛迦同獅子結成朋友，獅子的大臣、豺狼破壞了這友誼。第二卷的骨幹故事是一群鴿子被獵人網住，一隻烏鴉跑來告訴它們要齊心協力，一下子飛起來把網子帶走。第三卷的骨幹故事是烏鴉與貓頭鷹交戰。第四卷的骨幹故事是猴子與海怪結成友誼。第五卷的骨幹故事是商主摩尼婆多羅的故事。穿在這個骨幹故事上的是許多中小故事。這些故事絕大多數是短小的寓言和童話，同較大的骨幹故事穿插起來，形成【五卷書】這樣一個龐大的結構。

這種「連串插入式」並不是【五卷書】的發明，在印度可以說是古已有之的。無論是婆羅門教的經典，還是佛教的經典，都常常使用這種形式。跨大一點說，這可以說是印度人非常喜愛的一種形式。我們就拿【羅摩衍那】來做個例子說明一下。在第一篇【童年篇】裏，骨幹故事是敘述羅摩的童年